



良心茶遊記

怒江河谷大流沙(下)

大流沙路段在察瓦龍南行9公里處的怒江邊，距離雲南怒江州丙中洛鎮約70公里。近距離觀看，這一片山體岩壁裸露，面目猙獰。山坡上鋪滿了大如拳頭、小如烏蛋的石塊。碎石主要是堅硬的灰色石頭。令無數人「談之色變」的是，稍有風吹草動，大流沙面上大片的堅硬銳利的石頭，隨時可能從高高的陡坡上飛滾而下，在極速的滾動中又互相撞擊成碎石，並發出令人心膽俱裂的隆隆聲。若人車路過，車會被砸成碎片，人會被壓成肉漿。因此大流沙原來的名字當地人稱之為「飛沙坡」、「滾石坡」或石瀑。後來起「大流沙」這個浪漫的名字，是因為遠處遙望，看上去這一片好像流動的沙子，壯觀大氣，給人以一瀉千里、勢不可擋之感。

說起大流沙，大家就會想起《西遊記》中描寫的大流沙。玄奘（唐僧）「偷渡」出涼州後，曾在一片長達800餘里的大沙河中走了7天7夜，當地人把這片死亡路段稱為流沙河或者大流沙。在絲綢之路的歷史上，「流沙河」是確實的極為恐怖的存在，只不過它不是一條河而是一片戈壁。這裏環境惡劣，「上無飛鳥，下無走獸，復無水草」。玄奘在此經歷了極度的危險，包括迷路和斷水，最終在昏迷中得到了大神的提示，才得以找到水源並走出大漠。據說玄奘昏迷中所見的大神，就是中國神話傳說裏和寺院山門中「四大天王」中的多聞天王（拿雨傘的天王）。這個大神，也就是《西遊記》中所說唐僧在流沙河收的三徒弟沙和尚的原型。

關於察瓦龍這段大流沙的形成，也有一些神話傳說。相傳，大流沙地段原是梅里雪山的心臟。很久前有一條魔鬼幻化的巨蛇欲吞噬這顆心臟。梅里雪山太子十三峰之一的無敵降魔戰神（海拔6,365米的馬兵扎拉旺堆峰）及時趕到，用神力把巨蛇化成了山丘封印。不幸的是「心臟」被巨蛇的牙齒劃破了，流出的血變成了有詛咒的飛石，一旦風吹草動就會飛出來禍害行人。另有一個故事說，大流沙是梅里雪山的唾沫，用以驅趕一心想吞食梅里雪山心臟的妖毒蟒蛇。梅里雪山所吐的沙石形成了流沙瀑布。

大流沙實際上是一種常年的地質災害，它的形成是因為地處熱乾性河谷，岩石風化嚴重。大流沙是從梅里雪山的西南坡上滑瀉下來的，整個山坡高約3,500米，坡面全長至少2,000米，寬約1,000米。這座山風化比較嚴重，從上往下看，只見地質結構很差的山體岩壁裸露，一堵巨大的白沙流裹着巨石，猶如瀑布般直瀉而下，直插怒

江而來。一片山體上漏斗狀的白色流沙如同冰川般垂到路邊。最危險的飛石區長200至300米，坡度很陡。遠遠望去，就像一幅巨大的灰白色扇面緊貼着山體，劍形般的前端直達山腰，垂直落差高達三四百米。這一大片滾石坡的中間一片是大流沙最危險的主體，正處於活躍期。平常大流沙面溫順地靜止在山坡上，成了一道風景，但是一旦颶風下雨，特別是雨季，滾落的流沙和石塊，就成了這段公路上最恐怖的關卡，經常有人車在這裏被石頭砸進怒江。

為了安全通過大流沙這個兇險路段，當地人的經驗是，通過時要安靜快速，絕對不得鳴笛，絕對不得大聲呼喊，絕對不能停車拍照，以免震動坡上滾石從天而降。最安全通過的時段是每天上午，因為每天下午發生滾石的概率要遠遠大於上午。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來自氣象和環境的影響。大流沙和頂部岩壁朝向正西，每到下午太陽光就會直射大流沙和頂部岩壁的正面。陽光的長時間照射加熱，導致岩壁岩石膨脹崩裂脫落。而上午陽光則不會直射到大流沙和頂部岩壁，因此岩壁岩石和流沙面的石頭崩裂脫落概率就比較低。大風和聲音的振動也會疊加引發滾石。據當地藏民介紹，這裏每天下午三四點鐘開始起風，下午5點至晚上7點風沙最大。一旦起風，就可能導致坡上大小飛石從天而降，流沙滾滾下衝。大石頭在飛速滾落的途中被撞成碎石，有的落在陡峭的石坡上繼續滾滾下來，有的狠狠地砸入怒江。如果砸到車，輕則砸爛車體，重則直接撞入怒江之中。沒有修公路以前，這段路又窄又沒護牆護欄，是茶馬古道和轉經路上最嚇人的「死亡路段」，經常有人馬被砸進怒江。短短200米路，曾經吞噬了不少鮮活生命。

快到流沙路段時，路旁有個藍色的牌子，上面是醒目的危險警告。越接近大流沙路段，司機和車上的人就越緊張，其實這時才上午10點多鐘，叫人緊張的只是聽過的故事和傳聞。車子漸漸駛近，順着車轍慢慢向前顛簸，但見整個路面都被山上滾落的白色石頭覆蓋，右面坡下是鋼筋混凝土砌得厚厚的護坡基座，石砌的圍牆足有4米多高，還有粗大的鋼索鐵網。左面的怒江邊也有砌起來的很多水護護墩。圍牆、護墩，再加鐵網，顯然都是想攔住那些不期滾下的沙石，但是，這些設施似乎根本就不是那些沙石的對手，它們早已被打擊得傷痕累累，尤其是江邊很多水泥護墩都被滾落的流石砸成了光禿頂。大如藍球的圓石頭遍地都是。路就是一大攤拳頭大小的石



大流沙

作者供圖

頭被來往車輛碾壓出的兩道槽，所有的車輪只能在槽子裏走。一些路段由於塌方和滾石的不斷滑落，已堆積成一個個路面的大斜坡，路面本身僅僅只有一車之寬，當車輛通過斜坡路面時，整個車體會向懸崖一側形成非常大的傾斜度。在不遠的水流湍急的怒江轉彎處，有幾台施工機械停在那兒，顯然是在待命隨時搶修滾石破壞的路段。看到車外江邊還停放着的被砸爛的車輛，更是令人膽寒。

據常走此道的老藏族司機說，在通過大流沙路段前一定要認真觀察，確認沒有塌方跡象時，才能保持着車距和速度，一輛跟着一輛小心地通過大流沙。再者就是，如果在流沙處陷車了，一定要趕快棄車逃離，躲到護坡下。通過這段路時，司機必須全神貫注，四肢並用，兩手緊抓着方向盤，雙腳也用心蹬着下面，隨時準備緊急剎車。正駕駛只看前面的路，由副駕駛注意觀察兩邊，特別是右側流沙情況。

過了大流沙，依然在顛簸狹窄的路上一直沿怒江繞行。有人說去察瓦龍的公路是真正的「顛簸」（滇藏）路。同樣是怒江流域，西藏同雲南雖然相鄰，但地貌變化很大。雲南地界是植被豐富的森林，可接近西藏察瓦龍乾熱河谷地帶，植被逐漸減少，風沙逐漸加大，空氣逐漸乾燥，就像進入荒漠地帶。怒江峽谷更加深切，兩岸地質為風化嚴重的碎石，山體破碎。車子左搖右擺，左側的車輪幾乎從路的邊緣碾過，下面就是深深的怒江峽谷。車子顛簸在這樣的路上，路好像特別長，永遠走不完，轉過一個山嘴，又是一個山嘴，轉得人頭暈。

好在從大流沙往北不到10公里就是察瓦龍鄉政府所在的扎那村。過了大流沙區後，沿途看到的仙人掌越來越多。乾河谷中的仙人掌十分高大，絕對可以叫仙人樹，樹幹粗壯，厚大的葉片上生長着許多誘人的紅色果實。它們默默地站在道路兩邊，像是張開懷抱的人歡迎我們的到來。

豆棚閒話

何娟娟

母親的星辰大海

打開塵封已久的舊匣子，一本筆記本從中滑落。扉頁上黏貼着一張泛黃的老照片，模糊的像素中勾勒出一個女孩的形象，她紮着麻花辮，眉宇之間與我有幾分相似。我一眼就認出，這是年輕時的母親。照片裏的女孩明眸善睞，笑靨盈盈，這是我從未見過的母親的模樣。

從我記事起，母親便是中年婦女的形象。紫色襯衫和黑褲子是她的標配，日復一日的簡單裝扮讓她被人群淹沒。年輕的她嚴厲果敢，言出必行，我和妹妹在她的威懾下不敢對她的話有半點異議。她不顧家人的反對，堅持讓我們接受良好的教育，告訴我們讀書是最好的出路。那時，她獨自撐起了家中的生意，照顧身患重病的父親，並堅稱只要有她在，這個家就不會垮。

每當回憶起那時的母親，我總會不由自主地想到她眼中那抹難以掩飾的疲憊。若不是對她的樣貌太過熟悉，當我看到那張老照片時，我幾乎無法將那個女孩與母親聯繫起來，她們似乎是來自不同世界的人。

母親的堅強讓她顯得不易親近，小時候的我對她是既敬又畏。然而，多年後當我自己也成為了母親，我才開始理解了她。母親總是善於偽裝，用看似冷漠的外表掩蓋內心的溫暖，把愛藏在行動之中。是她用勤勞和智慧為我們鋪就成長之路，她用汗水澆築起厚實的牆，把生活的苦難隔絕在外。然而偽裝得久了，卻忘了牆外的她，也曾是被父母呵護下長大的孩子。我不知道從一個天真少女蛻變成無所不能的母親，這一路走來她承擔了多少重量，但生活的磨盤落在了她的肩上，她別無選擇，只能咬牙扛起。

翻開筆記本的內頁，歲月的痕跡顯而易見——紙張黃脆、霉斑點點，而那些娟秀的墨跡早已暈染開來。字裏行間記錄的不僅僅是密密麻麻的歌詞，還有母親年輕時的夢想。唱歌是母親的愛好，成為一名音樂老師是她曾經宏大又微小的夢想。然而，這個夢想卻因一場家庭變故戛然而止，永遠定格在了她的18歲。

歲月匆匆，如今的母親步入了知命之年，變成了一位不折不扣的小老太太。她的腰身更為粗壯，兩鬢添了白霜，性格也變得柔和了許多，對於生活中的瑣事不再嚴苛，反而是我愛聽之。在她看來，有歌可唱的日子，便是好日子。不久前，母親還讓我幫忙下載了幾個唱歌軟件，並安裝了聲卡。她依然唱着那些記事本裏的經典曲目，樂此不疲地在軟件間切換，挑選一首滿意的歌傳到網絡上。看到母親沉浸在歌唱的世界裏，我不禁驚訝於她在時光中重新煥發出的活力。她每天對着手機唱個不停，戴着老花鏡認真回網友的評論，那專注的神情彷彿是在完成一項偉大的事業。看着母親臉上洋溢的笑容，我又一次想起了那個紮着麻花辮的女孩，她眼中的星光告訴我，母親也曾是一個擁有夢想的少女，心中裝着自己的星辰大海。

詩情畫意



從詩經時代吃到今天

古人飲食智慧的啟示

三十三 田園樂（其三）
——王維之五（唐代）

趙素仲



王維 田園樂（其三）
採菱渡頭風急，策杖林西日斜。
杏樹邊邊漁父，桃花源裏人家。
庚戌秋 蘇神配畫

非常喜愛王維的《田園樂七首》。這七首六言詩是王維退隱輞川時所作，故又題為《輞川六言》。王維不愧為田園詩人，詩中有畫，此組詩不枉被稱藝術珍品。

這裏選用第三首，吟之令人神馳，不禁想起童年的往事。詩中首句「採菱渡頭風急」，採菱沒機會嘗試，但夏日炎炎的菱角令人思之欲食。菱角，是廣州市郊的農產品，夏日隨處可見。深藍近黑色的外殼，兩頭尖尖，中間如船形。男孩子挖空中間果肉，用線條穿起來就是變化多端的玩意。女孩子便得幫母親用小刀剝去外殼，晚飯即可食用。一般是用來煮豬肉，也可鹽水焗熟冷去殼食，味道很好。此組詩中第五首：「山下孤煙遠村，天邊獨樹高原。一瓢顏回陋巷，五柳先生對門。」第六首：「桃紅復含宿雨，柳綠更帶朝煙。花落家童未掃，鶯啼山客猶眠。」第七首：「酌酒會臨泉水，抱琴好倚長松。南園露葵朝折，東谷黃粱夜春。」讀來只覺可下酒，可作饌，可聯想，可浮思，回味無窮。

來鴻



蘇麻灣的記憶

文剛

兩台挖掘機轟轟作響，一股柴油味夾雜着泥土腥，還伴有青草的氣息。我站在這片良田上方的水泥路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思緒回到了三十多年前。這裏叫蘇麻灣。一條小河呈月牙形從此間流過，半包圍着一片良田。這些良田上下錯落，被敦厚的田坎切分成十多塊，分給六七戶人家耕種着。田的上方是坡地，延伸到山頂。坡地也呈月牙形，從另一面半包圍着蘇麻灣的田。太陽升起，陽光斜斜地灑落在這片土地上；小河相伴，河風輕輕地吹拂着這片土地。聽母親講，土地責任制到戶時，我們家分到了這裏的三塊田，上中下各一塊，交錯相連。從此，春種秋收，一家人的肚子便有了着落。我的童年，也在這裏烙下了蘇麻灣的印記。

在我的理解中，蘇麻灣應該是因為盛產蘇麻而得名的，但我至今都沒有認識蘇麻；印象最深的是一棵大榕樹，我們叫它黃葛樹。這棵碩大的樹長在我家最低的那塊田的對岸，粗大的樹根包裹着一個水碾洞。多年前這裏曾經是碾房，如今碾子洞的輪廓還在，水已不往碾洞裏流，都被別到河的主流裏了。洞外的樹根在河水上方向懸空盤成一個半圓半方的造型，五六歲的我可以騎上去，想像自己縱馬馳騁；也可以盤腿而坐，如打坐參禪；還可以當作釣魚的地方，弄根柳條拴根線，線上纏個鈎，伸進水裏釣魚釣蝦釣螃蟹。

童年的記憶裏，父母在田裏勞作半晌，我便在黃葛樹下玩耍半晌；父母勞作一天，我就在這兒玩一天，不知疲倦。年紀大一些的時候，我也下田學幹活。初學插秧時，我就栽得像模像樣，一行行的，整整齊齊。母親誇我腳小，踩出的坑不大，不影響秧苗扎根，不像我爸，一腳下去一個大坑，秧苗站不穩，也對不齊。我很高興，於是插秧更加賣力。小學畢業時，我栽秧的速度已經超過母親。母親又誇我不怕累，不腰酸，不像她彎腰久了就會疼。

蘇麻灣的田一年要種兩季，插秧之前要先收油菜籽。每年「五一」勞動節，剛好趕上打菜籽。在田裏平整出一方空地，鋪一張曬墊，或一張大油布，把晾曬乾的油菜連桿抱

來，頭朝裏向外，擺得整齊密實，撿起連蓋拍打。只聽得淅瀝嘩嘩啦啦的聲音，密集而喜悅。起先我只能承擔抱菜籽的任務，後來升級為翻油菜桿，初中畢業時，我已進階為最高級別——掄連蓋。這活兒不輕鬆，有臂力才揚得起，配合腰力掄得圓，眼力好才拍得準。到18歲參加工作時，我已經是掄連蓋的好手，速度快，力量大，打得乾淨。酣暢淋漓打一輪下來，抹一把汗，一屁股坐田坎上，從桶裏舀一瓢棕紅色的老鷹茶水，咕咚咕咚喝下去，痛快。

最近兩年，收油菜籽時，父親說：「別裝太滿了，扛着吃力。」其實，油菜籽還不算多，打穀子時，三塊田要裝二三十口袋，扛到水泥路上去，那才叫累。聽着挖掘機的轟鳴，母親說：「這些田，改造後太大塊，田坎又高，不好種囉！」我知道，母親很不捨。自從嫁到這裏，就一直和父親在這三塊田裏耕耘，人盡其力，田盡其產。我在田裏搓着泥巴長大，如今我的一雙兒女也漸漸長大，我常帶他們來這兒看菜花，打菜籽，插秧苗，收稻穀。我也留戀這三塊田原來的模樣。但我得寬慰母親：「媽，你和爸上了年紀，不能再勞累。我們也沒時間回來種，總不能荒着。這樣統一規劃，把土地用起來是對的。你看，村裏我們這輩的同齡人大多都在外面工作，以後村裏年輕人更少。農田改造，是好事。」母親點點頭：「好事，好事。田坎平成田，坡坎坎也挖成了田，小田變大田，種得更多，收得也更多。」

我陪母親順着大田坎走到河邊，那棵黃葛樹依然枝繁葉茂，兒時騎馬打坐的那圈老根更顯粗壯，上面布滿青苔，看來是很久沒有小孩子爬上去玩要了。母親說：「你小時候喜歡在上面坐着，有一次你一頭栽進河泥裏，還記得不？」我當然記得，當時父親正在犁田，聽見水響，一個箭步跳到河裏將我提起，就着河水把我淘洗了幾次，脫下濕衣服，圍上一塊圍腰帕。我在田坎上坐了一下午，太陽暖烘烘的，直到太陽把我的衣褲曬乾。小河流向大河，大河流進大江，大江匯進大海，童年的蘇麻灣，永遠留在我記憶的底片裏。

浮城誌



蛙聲如歌

管淑平

初夏的一抹瓊音，來自於勤勉的蛙鳴。那些小小的青蛙，於月色溶溶下，於鄉村幽靜處，以歌聲為語言，訴說着夏日的秘密。每當夜幕降臨，四周漸漸靜謐，青蛙們如約開演奏會。起初，只是零碎的一兩聲，像是在清潤嗓子。漸漸地，蛙們不再羞澀，聲音變得密集起來，像是一首激昂的交響樂，在田野上空迴盪。我喜歡聽這些來自於自然的歌唱——蛙聲。那聲音，有時高亢激昂，有時低沉婉轉，彷彿每一聲都有一段往事。

我一直認為，夏天是被蛙聲呼喚來的。那些蛙聲，穿透了夜的寂靜，不論是簡單的幾聲，還是集體的狂歡與歌唱。然而，蛙鳴並非總是那麼悅耳。有時，牠們的歌聲會變得雜亂無章，像是一群頑童在打鬧嬉戲。尤其是因做了調

皮事兒挨了訓，那若有若無的聲音更像是一種不厚道的嘲笑。不過，蛙聲也讓我感受到了久違了的自然之韻。有時我會想，這些小小的蛙兒們，牠們是否也在享受這美妙的夏夜？牠們是否也在用自己的方式，歡愉着能夠歌唱的夏天呢？我想，牠們一定是的。因為在這蛙鳴聲中，我聽到了牠們的歡樂與自由。

有一天，遠離鄉土，蛙鳴，也隨之遠了。城裏，是聽不見熟悉的蛙聲的，只有車水馬龍的喧囂和為生活忙碌的腳步。不過，當偶然在街頭看到幾個身穿牛仔、拿着吉他的樂手，用沙啞、粗獷的嗓音唱出他們的心聲與嚮往，你才發現，原來，城裏也有歌聲。聽着那些似乎有點吵鬧的歌詞，有時甚至連歌詞也聽不清，但你能從牠們略帶憂鬱的眼神裏，讀出一種關於自然的期盼。

寫給母親（組詩）

季川

白髮蒼蒼的母親
白，是白雲的白
白，是白鴿的白
個個，牠們都被
母親悉心放牧過
白，是白雲的白
白，是白天的白
那些幹活的農具
都記得清清楚楚
白，是棉白的白
白，是棉白的白
它們，為啥總是
無法摘下那一片
母親頭頂的白呢

喜歡種菜的母親
露水知道如何估摸
每一棵菜苗的清晨
豆娘知道如何扇翅
把一枚黃昏的餘暉
從那些蔬菜身上卸下來
喜歡種菜的母親知道
如何把一座菜園打造成
綠意盎然的景象
她在菜地勤勞種菜，好多年
宛如在心田一廂情願培養我

方言很厚
就像母親平凡的日子啊
樸實無華，真誠十足

方言很柔
就像母親門前的小河水
輕聲細語，溫柔有加

方言很厚
就像母親剛挖出的土豆
渾身是泥，土氣無二